

由浑河、太子河汇流而成的大辽河,是见过世面的。她所流经的区域,富饶、绚丽,多彩多姿。她的身旁飞溅着钢花,奔流着铁水,闪现着采油机、掘进器,金谷、红梁的剪影;而那一连串的大都会、古战场,则是流变中永驻心版的风景。流变是她的本性,一从别处深山,掉头西去,就未曾停歇过掀波舞浪,跳跃喧腾,只是临近了终点站辽东湾,方始恬静下来,平铺开双臂,舒展着腰肢,以扇形姿势宁静地投身于大海。宛如七彩人生,不论是“少年心事当拿云”,还是“壮岁旌旗拥万夫”,临近晚景调年,总会放缓脚步,以平和的心性、开阔的襟怀,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

在盘锦市的福德汇大酒店,看到一组清代末年的老照片,其中辽河口的旧影,令我怆怀良久:晚霞散射着一片凌乱的光辉,几艘木帆船穿行在浩渺烟波之上,四围像太古一样荒凉与寂寥。诚然,这里也曾有过汽笛轰鸣的喧嚣,有过百舸争流的热场,那是在上世纪前半叶,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掠夺东北三省地上地下的丰富资源,一时,舳舻相接,多如过江之鲫。尔后,辽河三角洲便进入了沉寂期,这和同是冲积平原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形,恰成鲜明的对照;即使与隔岸遥遥相对的营口沿海经济区相比,近二十年来,也暂时落后了一截,以致辽宁实施“五点一线”沿海发展战略之初,盘锦竟未能纳入其中。作为故乡人,我也感到有些难堪——明明是六市沿海,可是,重点发展区域只有五点。这自然有以致然的道理,因为这一侧的大辽河口当时还只是一片荒滩嘛! 本事都是逼出来的。人,正是由于不能像飞鸟那样凌空展翼,才有了飞机的发明。“五点一线”的缺席,使一向赌胜争强、不肯甘居人后的盘锦人,遽然警醒,奋起直追,迅速转换压力为动力,坚定了开发建设辽滨经济区的决心。他们以当年垦殖南大荒、勒令荒原铺锦、大地献油的豪迈气魄和创业精神,硬是要在东起辽滨乡、西抵二界沟、长达二十几公里的空旷的滩涂上,建设起一座包括船舶生产配套区、临港工业区与综合服务区、商贸居住区的辽滨新城。总面积为 110 平方公里,其中退海荒滩 57 平方公里,另一半土地,要通过填

海,从潮水中索取。

盘锦是个“万宝囊”,几乎要啥有啥,地上有渔盐稻苇之利,地下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唯一短缺的是石头、沙砾等建筑材料。移山填海办不到,那就只有拦潮筑坝,从海水里挖出泥土,这面填海造地,那面加深水域。 产业发展的重点,是海洋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中下游产品,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为主的临港产业。市委、市政府提出,用 10 到 15 年时间,建成一座以产业为支撑、以生态宜居城区为辅助的滨海新城;要为产业基地打造理想的软环境,使产业依托城区,城区支撑产业。首要一条是环境保护,污水“零排放”是项目审批的先决条件。随着事业的突飞猛进,外来资金、项目的大量进入,建设规划也在不断地调整。起步伊始,新区仅为 20 多平方公里,从沙盘上看出,现在的规模已扩展到五倍。

盘锦人素以胆子大、有闯劲、耽于企盼、擅长想象著称,即使在家徒四壁、啼饥号寒之际,他们的头脑里也没断过求富求荣的奇思妙想。这里根本没有山,可是,偏偏称作“盘山”;本来最为贫瘠、荒凉,号称“辽宁南大荒”,可是,许多地名却都和“富裕”、“繁荣”挂上了钩。围绕着我的故乡,西面有黄金坨、兴隆村,东面有富家庄、钱坨子、高升镇,南面有黄金带、兴隆台,北面有大仓屯、得胜碑。至于给孩子起名,诸如“张有财”、“赵福贵”、“李满仓”等随处可见。当然,在旧时代,这一切奢望不过是甜蜜蜜的空想,“黄金带”捧给乡亲的只有稀稀落落的碱滩棵和密密麻麻的黄茂菜;“富家庄”灶冷炕空,人们世代逃荒在外;“兴隆村”野行十里无人烟,悯寂、萧条极了。

改革开放中的神州大地,确有太多太多的宏图胜业,远远

超出世人的经验与想象之外。我的乡亲即便更富于想象,也绝对想不到黑土地上能喷出石油,大海滩涂上会像“神仙点化”那样突然崛起一座新城。

如今,宏伟的蓝图正逐步地成为现实。两年半时间里,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已经形成,入驻项目 81 个,招商引资达 300 亿元。其中,宏冠船业有限公司、辽河石油勘探局海洋装备制造总厂等 13 个投资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整个经济区已正式纳入“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区域。

“烟雨轻舟”,原是昔日的辽河一景:濛濛细雨中,透过苍苍蒹葭,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钓鱼捕蟹的蚱蜢舟随波上下,使人顿起“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潇洒出尘之想。现在,映入眼帘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三艘几层楼高、长达数十米的红色庞然大物,屹立波涛之上。是往来营口港的运输船队吗? 非也,它们是上述两家船业公司为挪威和新加坡制造的超万吨成品油轮。船厂的老总自豪地告诉我们,订货单已经排到了 2010 年,总量达 32 艘,油轮之外,还与德国、伊朗分别签订了化学品巨轮和海上钻井平台。

驱车而东,我们又来到了吊车耸立、构件山积、烟尘弥漫、喧声四起的桥梁工地。建设中的跨辽河口大桥,高 45 米,长 4.4 公里,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2010 年建成后,辽滨新区与营口沿海产业基地连成一线,对于推进环渤海经济带发展,带动、协调沿海与内陆经济联动,促进港口产业带的形成,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样的鸥白苇绿,一样的岸阔潮平,辽河口风物犹然,涛声依旧;而人世间已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面对种种恢弘壮丽、婀娜多姿的现实景观,歌之咏之,无疑是必要的。不过,我想,如果有缘目睹其当年旧貌,特别是能在创造奇迹的“进行时”,亲炙建设者的感人情怀与万苦千辛,则会在赞美之余,永存心灵的震撼,获得一种灵魂的滋养与抚慰,进而悟出一番形而上的哲理:所谓创造,也就是无中生有; 而人的创造力是永无穷尽的。这种遗貌而取神的心理,正应了《庄子》中的那句话:“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

飞舞五环旗,不分地域南北西东,不计语言腔调各异,不论肤色黄白黑棕,五洲赴一会,四海皆弟兄!

举起小福娃,让陌生而又熟悉的朋友热情拥抱,让遥远而又邻近的健儿互诉胸怀,友谊无时差,体育无国界!

回首 1894 年开始的奥运历史,曾长久看不到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的身影。1900 年,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热闹闹地进行期间,八国联军却趁火打劫血洗北京。此后,虽有 1932 年的刘长春孤独一人参赛,但

是,中华民族在奥运会获奖史上长久的空白却是不争的事实。1984 年,驶入改革开放新航道并显出勃勃生机的共和国首次派出大型代表团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7 月 29 日,神枪手许海峰成为中国第一个金牌得主。此后,英姿勃发的中国军团在艰难曲折的奋进中不坠青云之志,由汉城而巴塞罗那而亚特兰大而悉尼,愈来愈显出亚洲体育大国向世界体育大国迈进的雄闻风采!

历史如此雄辩地证明了“国运昌,体育兴”。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中国体育正在回归体育的本身意义。今天的我们绝不会把赛场上的失败看作不可容忍的“国耻”;当然会为自己的金牌欢呼,同样也会为别人的成功鼓掌!

相聚在北京奥运,公正地检验新军、考验老将,拼搏是我们共同的话



心和心相连

蔡常维

相聚在北京奥运,环环跑道收获一份超越,绿茵赛场赢得一场胜利,弹跳项目战胜一个高度。为所有获得最高荣誉升起国旗的国家喝彩欢呼,为每一个跨进新境界的夺标者真诚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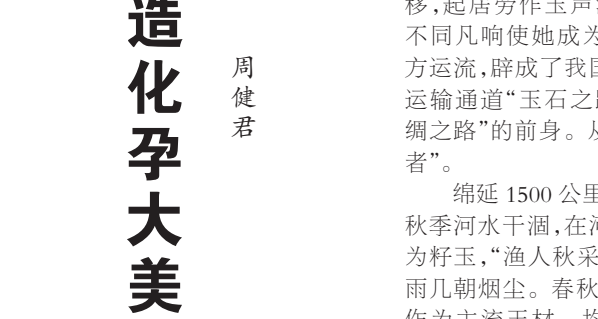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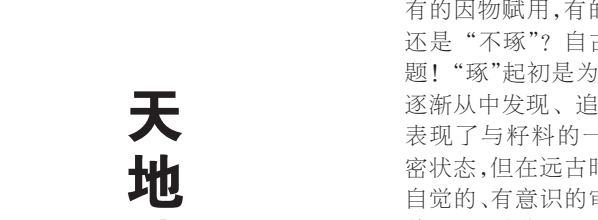
相聚在北京奥运,在竞技中强中择强,在交流中补短取长,在借鉴中新招独创。每一个新的纪录,都记载着世界跨前一步;每一次最后的冲刺,都意味着面临新的起点!

相聚在北京奥运,有我,有你,有他。我讲述能征惯战的国家,诠释“更快、更高、更强”的含义;你描绘勤习苦练的民族,演绎“机遇、拼搏、竞争”的豪情;他诉说多情重义的人民,解读“和谐、和睦、和平”的心意。

相聚在北京奥运,思绪如涛,欣欣然,跃跃然,把心和心都连在一起,四面八方的朋友听到了大河奔涌的声音,化解成心坎的歌;看到了骏马驰骋的场景,融汇成动情的画;欣赏到了烟花升空的辉煌,熔铸成滚烫的诗行。

相聚在北京奥运,言犹未尽,飘然,翩翩然,把天与地都连在一起,我们该用一点时间去思索:“重在参与”,成功举办一届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成功动员 13 亿国民参与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时光会删改掉大段煌煌与陨落的人事,而每一片光泽的叶子之上都镀上了憧憬挂满了一个个幸福故事,摇落了一页页人间历史。 时光会删改掉大段煌煌与陨落的人事,而每一片光泽的叶子之上都镀上了憧憬挂满了一个个幸福故事,摇落了一页页人间历史。 时光会删改掉大段煌煌与陨落的人事,而每一片光泽的叶子之上都镀上了憧憬挂满了一个个幸福故事,摇落了一页页人间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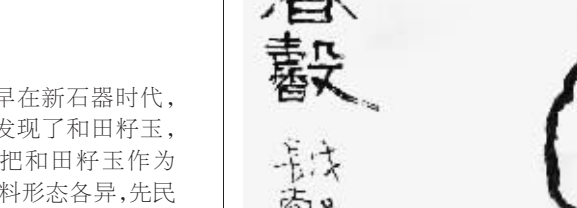
玉的神奇,奇在“修”于前世。这“修”是亿万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天地造化,使她“体如凝脂、精光内蕴、质纯温润”,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载体。所谓“美玉不琢”,指的是和田籽料。为了保护玉资源,许许多多的和田美玉确实不应该琢、没必要琢。什么“琢”能比得上天地造化呢?

从远古走来,经历了天崩地裂、山移石淬、冰磨水润,天地造化孕育了和田籽玉,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仿

游览天游景区是早上。九曲溪九曲十八弯,多数地段河床都比较狭窄,只能放下筏,不能行人。但到了这里,溪水穿峡而出,向右拐了弯,水面却变得十分宽广。加上左岸一块硕大的半月形盆地,使这里成了九曲溪沿岸难得的一块开阔地带,让壮丽的天游胜景有了栖身之地。盆地虽大,却并不觉得空荡,人工种植的茶园和天然形成的草坪、竹林自然分成了不同的区域。

武夷山的特点是一步一景,这一特点在天游景区更加明显。步出开阔的草坪,沿着小一线天左侧的一条幽涧,可到达深藏于天游峰、隐屏峰之间的茶洞。游人攀登到此,刚才还开朗的心情,骤然收紧了。只见左右是耸立云端的峭岩,前后是略感阴森的灌木林,仰望蓝天,只有窄窄的一块苍苔。此处称之“茶洞”,真是再形象不过了。茶洞虽小,却还连着一处仙谷潭,传说古时候,遇上月明风清的夜晚,总有仙女在此洗浴……悠远的故事,美丽的传说,更使深幽无比的茶洞蒙上了一重飘渺的

时光的淘洗
丁济民



若仙子遁入凡界。早在新石器时代,昆仑山下的先民就发现了和田籽玉,是何种感应让他们把和田籽玉作为宝贝? 这是个谜! 籽料形态各异,先民有的因物赋用,有的略作加工。“琢”还是“不琢”? 自古以来这就是个问题!“琢”起初是为了实用,先民后来逐渐从中发现、追求艺术美;“不琢”表现了与籽料的一种相伴相知的亲密状态,但在远古时期没有成为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审美追求。斗转星移,起居劳作玉声清越,和田籽玉的不同凡响使她成为交往媒介向东西方远流,辟成为我国最古老的和田玉运输通道“玉石之路”,即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前身。从此,“天下莫不贵者”。

绵延 1500 公里的昆仑山北坡,待秋季河水干涸,在河床中采集玉块称为籽玉,“渔人秋采河边玉”,几代风雨几朝烟尘。春秋战国以后,和田玉作为主流玉材,均以采集的籽料为主。在汉、宋、清几个制玉繁荣期,既极重视选材,又极重视制器,和田籽玉往往被精雕细刻为“重器”。此玉质地纯洁细腻,汉代、宋代和清乾隆时期都极推崇,因只产在新疆和田,所以自古以来存世极罕,是玉中极品,非常珍贵。数千年来斧凿加身,寄身帝王富贵人家,扮演着各式各样的吉祥、皇权甚至是情思的符号,如璧、如印、如环、如珮。材质的珍贵、艺术美的表现构成了中国古代玉文化的辉煌,但“玉不自言人自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崇尚玉器的传统也使难以计数的美玉破坏了原有的真容,天地造化孕育的大美难敌世俗的审美功利。

色彩。 天游的景区荟萃了众多绝佳风景,自下而上,经过层层铺垫,游人渐入佳境,便可从茶洞登天游峰了。从“洞底”拾级而上,尽管由岩石中凿出的小

径十分陡峭,但并不累人。随着高度的增加,眼界也逐渐开阔起来。站在这边看对面的隐屏峰,由于身居高处的缘故,它不再那么危岩耸立,而是变得俊秀清爽起来,尤其是岩壁上时而点缀的苍松翠竹,更使它多了几分柔情。脚下这块巨石,也不再是从竹筏中看到的那堵巨大的“石墙”,而是一处流泉飞泻,幽竹丛生,亭台错落在盛景。在我国众

多名山大川中,一块石头上融飞瀑亭榭竹木石径于一炉,足以让人玩上半天者,恐怕也只有此处了。 再往上,极目眺望,武夷山景区中著名的双乳峰、三仰峰等众多景观尽收眼底,阳光下,群峰斗奇,林海茫茫,赤的是丹霞,绿的是松柏,白的是雾霓,高低错落,相互辉映。九曲溪就像一条青丝带,飘荡于千峰万壑之中,时隐时现,如诗如梦…… 武夷山虽大,九曲十八弯景色虽美,但是终聚集在五曲——天游峰景区。如果把它比作一部交响乐,五曲当是它最高潮的部分。由此说来,我似乎找到了此次中年再游武夷山时,不去别处,只登天游的原因了。如果说,人生就像是眼前这条弯弯曲曲的九曲溪的话,那么,人的中年当是五曲。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的生命之中年,就应当像五曲,花团锦簇,丰硕无比,既要悠远绵长,又当高峻雄奇,越往上攀登,越能领悟宇宙之真谛……



春馨(中国画)

张长锁

杂文集 《不读才子书》面世

高深的杂文随笔集《不读才子书》,日前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作者近年发表的 160 篇杂文随笔。作者在文学园地耕耘 50 余年,对杂文随笔情有独钟,认为作家要肩负道义与社会责任,愈是盛世愈是需要杂文。(肖立)

小说集 《红蝴蝶》出版

姜琍敏中短篇小说选集《红蝴蝶》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选集撷取作家近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佳作,包括《绛羽而归》、《多嘴》、《三年后的晚餐》、《赌石》等。他的小说笔法细腻,不假雕饰,体现出深刻的文化反思和关于人性的批判。(毛一竹)

多名山大川中,一块石头上融飞瀑亭榭竹木石径于一炉,足以让人玩上半天者,恐怕也只有此处了。

再往上,极目眺望,武夷山景区中著名的双乳峰、三仰峰等众多景观尽收眼底,阳光下,群峰斗奇,林海茫茫,赤的是丹霞,绿的是松柏,白的是雾霓,高低错落,相互辉映。九曲溪就像一条青丝带,飘荡于千峰万壑之中,时隐时现,如诗如梦…… 武夷山虽大,九曲十八弯景色虽美,但是终聚集在五曲——天游峰景区。如果把它比作一部交响乐,五曲当是它最高潮的部分。由此说来,我似乎找到了此次中年再游武夷山时,不去别处,只登天游的原因了。如果说,人生就像是眼前这条弯弯曲曲的九曲溪的话,那么,人的中年当是五曲。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的生命之中年,就应当像五曲,花团锦簇,丰硕无比,既要悠远绵长,又当高峻雄奇,越往上攀登,越能领悟宇宙之真谛……



激情八月
刘功业

一座洒满阳光的鸟巢
一座飞升希望的鸟巢
一座连接了现代与未来的鸟巢
一片片发展奇迹的森林中,百鸟啼鸣
是中华民族崛起与腾飞的和平呼号

有朋自远方来,美酒香茶斟满微笑
这是一片奔流着黄河长江的大地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向世界热情问好
这是一片博大丰饶的土地,敞开胸襟
以坦诚与自信,接纳四海风潮

在一个崇尚诗歌,崇尚美的国度
奥林匹克精神

秦牧先生的名著《艺海拾贝》一又将以新的面目和读者见面了。这本书初版于 1962 年,距今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艺海拾贝》每一次重版,都使我心潮起落,感慨万千,特别是在它的作者匆匆远行之后,我肩上承担着的这副感情担子就更加沉重了。 20 世纪的 60 年代初,秦牧经常收到各地读者、作者一封封的来信。有询问他写作经验的,有请教他创作门道的,有的把整摞的稿子寄来求教,有的冒昧登门来访……如果要一一回信答复,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解放后几十年来他长期担任着繁重的编辑或行政工作,每天忙于上班下班,平时只有在凌晨或午夜才能见缝插针地写上一点儿,更不要说“文革”中的被污蔑、受迫害,“五省声讨”、十年搁笔等。他大量作品的产生是由于牺牲了节日和假期,放弃了休息和娱乐的结果。可是对于无法满足读者殷切的要求和期望,他又总是戚然于心。虽然也曾恳切辞谢客人来访,也曾印发过措词委婉的退稿信,仍然未能释然于怀。经过再三考虑之后,他逐渐产生一个念头,就是把自己的写作经验和掌握到的艺术表现手法,尽可能用轻松活泼、生动风趣的笔调写出来,陆续发表在报刊上,作为一封总的回信。

秦牧一向认为作家对社会应有使命感,对人民应有责任

感。构思和写作《艺海拾贝》一书,可以说也是他这种思想的一个实践例子。记得有一次我和秦牧开玩笑,问他:“你写了这么多东西,有哪一本可能是传世之作呢?”他谦虚地笑着摇头摆手说:“一本也没有!”可是沉吟半晌之后,又说:“说不定《艺海拾贝》会流传得长久一些。”这本几乎让他丢了性命的小书,在他看来还是有生命力的。也许正因为那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而执笔,出于对

人民的责任感,因而也受到人民的爱护吧。

秦牧从事多方面的文学活动,显然写得最多的还是散文。大量显示卓越成就和焕发奇光异彩的抒情散文和文艺随笔是普遍受到欢迎的。也因此被称为“散文大师”,被誉为“著作等身”。可是,除此之外,那些“冷静如铁”、“锐利如刀”,带着“含笑的幽默”或“含泪的幽默”的杂文,对解放前的旧社会、反动统治者超过“投枪”、“匕首”的作用,强烈地鼓励了革命群众的斗志豪情,也更为当年广大读者所激赏。这些作品大部分收入《秦牧杂文》。

1994 年 9 月,在秦牧辞世两周年的前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次性出齐了包括 61 本集子的《秦牧全集》10 卷本。从集稿

